

花季

---



# 如果

## 内容简介

如果先爱上对方，  
是不是一种痛苦芽  
相依相伴的感情根深蒂固，  
但是那坚强的身影为何如此忧郁芽  
他是一个好人，  
如果被人先爱上，  
是不是一种幸福芽  
忽略了身边这许久的幸福，  
不知现在还来得及吗芽  
如果，他们相爱呢……

一校意见：	二校意见：
打分：	打分：
政治：	政治：
色情：	色情：
处理：	处理：
签名：	签名：

### 封面小语

只有先爱上的人，  
才能明白那种偷偷幸福感觉。

### 封面构思

# 1

“我们分手吧！”

现场的音乐又再次中断了一下，店内等待得聚精会神的酒客们，不约而同地纷纷张大了嘴，更是努力看向吧台前的酒保与女客……

现在，稍微把时间倒退一些回到两分钟前。

事情是这样的。

与往常一样，总在午夜时分座无虚席的月光酒吧，在这夜，店里依旧是高朋满坐，尤其是在吧台边，更是站满了没位置坐的熟客，空气中轻轻流泻着钢琴美丽的音符，气氛，如常。

但，潺潺流泻的琴声忽然走了一下音。

砰地一声，打断琴声的巨响自门边传来，众人转过头去，只见一名身材惹火得令人口水流满地的红衣女子，两手紧握成拳，大步大步地来到吧台边，其排山倒海而来的气势，逼得吧台前的酒客们不得不把位置让给她，让她坐在酒保唐律的面前与他面对面。

“庭芳？”正在擦拭酒杯的唐律，大惑不解地看着坐在面前不断进行深呼吸的现任女友。

仿佛刚自泳池里游完一千公尺刚爬上岸般，萧庭芳持续且反复地做着吸气吐气的动作，直到旁观的众人都开始怀疑她是否得了气喘病之时，佳人却像是痛下了什么决心般，用力地深吸一口气后，抬手指向她每次都固定喝的酒名。

“给我一杯。”

挑眉以对的唐律，不语地取来她的酒瓶倒了一杯递给她，她立即仰首将它喝至杯底见人。

空的酒杯被推向前，“再来一杯。”

现场安静得连一根针掉下的声音都可听见，众人讷讷地看着唐律照着她的指示，再次给了她一杯。

“再来！”又再度灌下了辛辣的液体后，萧庭芳一手抹着嘴角直接指着酒瓶。

眼前的这幅景象是愈看愈眼熟，唐律沉默地将酒瓶交给她，看她开始气势骇人地捧瓶大灌特灌，他转眼想了想，这种情形，似乎……跟以往每次在发生某种事前的征兆一样。半晌，他无奈地摇摇头，抬首对负责音乐的段树人眨眼示意，暂停的音乐随即又再次响了起来。

痛快狂饮掉一瓶价位可观的陈年甘邑后，接着萧庭

芳便伏趴在吧台上动也不动，当众人都屏气凝神地等待她下一步的举动时，她忽然抬起头来，带着浓浓的酒气，一股作气对唐律提出分手的要求。

果然是来要求分手的……唐律默默在心底叹了口气。

好了，前言交待完毕，故事继续进行。

“你想分手？”表情平静的唐律，很能接受事实地对她应了应，“好啊。”

没想到他居然同意得那么快，没有挽留、脸上也没有出现遭受打击的模样，一时之间没有心理准备的萧庭芳，反而当下呆在原地，并在众人同情的目光下，被迫不得不转身走向酒吧大门。

但就在她即将按上门把前，红色的高跟鞋突然骤止在大门前，她咬咬牙，转身一骨碌地冲回吧台前，两手拍着桌面瞪向他。

“最起码你也问我一下分手的原因吧？”连问也不问一下，害她的话完全接不下去，他知不知道要放弃像他这种好男人，是很需要经过一段痛苦的心理挣扎吗？

“那……”从善如流的唐律，问得小心翼翼，“分手的原因是？”

她又是一阵可以直达地老天荒的深呼吸，许久，才

不甘不愿地吐出，“你是个好人。”

好人？又是好人？

这种答案，有问跟没问一样……两眉打结的唐律，照例再把理由再次收下来。

四下沉默依旧，再次准备退场的佳人，在众人前努力命令自己振作起来，且像是想通了什么般，态度突然一改，海派地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记得，有事就找我，我会罩你的。”

迷人的微笑在唐律的俊容上浮现，“谢谢。”他已经有很多这类的朋友了。

“真……潇洒呀……”在佳人扬长而去后，安静的事发现场，忽然传来了一阵佩服不已的赞叹声。

更多的男客开始崇拜地鼓噪，“大姐，我迷恋上你了。”

熟悉的爵士乐取代了方才的琴音，在店内的气氛又恢复了正常时，负责弹琴的段树人，一声不响地退回吧台后头的休息室，并顺手将自吧台那边摸过来的啤酒，交给早就已经来到休息室里，蹲在门旁边吐着烟圈边看戏的高居正。

“好人再一票。”在路过他时，段树人将冰凉的啤酒拎至他的面前，声音显得无限感叹。

“他已经当过几次好人？”高居正早就已经放弃去数他阵亡的次数。

段树人翻翻白眼，走至休息室的墙边拿起油性笔，再次在白板的右下角累计的正字上划上一道黑线。

“三十二次。”那小子再被人甩下去，这张白板就快没地方写了。

“为什么每次他被三振出局的原因都是好人？”高居正百思不解地抓着一头乱草似的长发，“当个好人到底是哪里不好？”怪就怪这一点，怎么那些女人的分手理由都这么统一？她们是事先串通过吗？

“别问我，去问那些女人。”段树人耸了耸肩，走到门边与他一同看向外头那个迷倒一票女人，可是也被一票女人甩过的男人。

“又被女朋友甩了？”坐在吧台边目击分手全程的熟客，边喝着酒边同情地望着看来像是兀自假装坚强的唐律。

“嗯。”早已不痛不痒的唐律，为求配合气氛，感伤地朝他点点头。

此举立刻换来心有戚戚焉者的共鸣，“同是天涯沦落人，我请你喝一杯！”

“谢谢。”

另一名熟客不可思议地瞪着他，“怎么三不五时就看到你被甩？”实在是不解之谜，这个被甩的男主角，说长相有长相，论身材有身材，三高每一高都具备，脾气韵职业韵，可是每次却都只有被甩的分？

“这个……”唐律漾着含混的傻笑，“我也不知道。”

“我也请你喝一杯。”又有一双感慨的大手朝他伸过来，并且同情地对他拍了拍。

“多谢同情。”不知不觉中又帮老板多做了许多生意的唐律，微笑地再为自己倒了一杯酒。

倚在休息室门边的高居正，冷眼旁观完他的反应后，淡淡地下了个结论。

“你还是没什么感觉嘛。”他可能早就已经被甩到麻痹了。

唐律回头瞟他一眼，“别摸鱼了，老板等一下就会过来了。”

“你喝那么多行吗？”段树人也挨在门边，两眼直视着他手中一杯接一杯换不停的酒杯。

“盛情难却嘛。”既然有那么多人同情他，不喝就说不过去了。

“不怕醉得回不了家？”

唐律顿了顿，缓缓地扬高了唇角，“没关系，我有专

用司机。”

段树人不语地盯着他脸上那抹溜出的笑容，而后侧过脸，抬眼微微看向彼此都心知肚明的高居正。

“好人跟司机……”高居正幽幽长长地叹了口气，“分手的原因，还是出在司机身上吧？”要是不早点把那个司机的问题解决掉，只怕唐律还是会这么一直被人甩下去。

段树人头痛地以指拧着眉心，“嗯。”

姓名：唐律

职业：酒吧临时雇员

年龄：二十七岁。距离生日，还有两个月。



抹去镜上的水蒸气，发梢还滴着水珠的赵乐芬，无言地凝望着镜中的自己。

水气弥漫的浴室里，镜中的人影很快又再度被雾气掩上，她努力眯细了眼，试图想看清那个模糊的自己，但再怎么看，却仍是不清楚，不一会，她伸手捞来放在一旁被打湿的眼镜戴上，在离开浴室前，顺手再拉过一条毛巾，将湿淋淋的发包裹在其中并盘在头顶上。

迎面而来的冷空气极为舒爽，将眼镜拭净后的她，

习惯性地抬头看了看挂在墙上的钟一眼，再转首看向窗外那一扇正对她房间的窗，放眼看去，隔邻漆黑一片，还未到主人返宅的时间。

视线缓缓自幽暗的窗景游移至床边短桌上的电话，她沉默地擦着发，在心底计算着这阵子已经有多久没见到隔壁的那个邻居。

细微的声响自门外传来，她挑了挑眉，边擦着发边下楼，先是至厨房为自己倒了杯水，自厨房里绕出来后，纳闷地站在客厅门口看着难得晚睡的双亲。

“你们还不睡？”

“我们还没把饭店订好……”埋首在饭店简介堆里的张晔应了她一句，连抬头也没有，又继续与老伴商量，“你看这间怎么样？”

“你们不是事前就已经托旅行社代订了？”乐芬走至沙发后头，好奇地探首看向他们手中的东西。

“我觉得还是这间比较好……”这次连个回答她的人也没有，赵莲湘一手推开老伴手中的简介，改而放上另一间饭店的传单。

叨叨絮絮的交谈声再度响起，被忽略在后头的乐芬，不语地注视着这两个结婚三十年，眼中却还是只有彼此，并且时常忘了他们还有一个女儿的夫妻。

说起她这对天生浪漫过头、三十年恩爱如一日的父母，他们不但是年年庆结婚周年，更别说西洋情人节、中国七夕，还有他们的生日、母亲节、父亲节……反正只要能让他们找到一个名目，他们都会把握机会好好的庆祝，并且重温一下当年蜜月时浪漫的感觉，而在他们今年都已退休后，他们更是计划了一个长达两个月的结婚三十年纪念之旅，打算把南欧都逛完一圈后再回来。

说真的，有时候她还真怀疑自己是打哪里来的，老爸老妈浪漫到不行，而她却半点罗曼蒂克的因子都没有，她已经开始相信她是桥下捡来的这个说法了。

“爸、妈。”都已经把头发擦干了，却还是没有人理会她，她叹口气，弯下身子轻拍他们两人的肩。

“嗯？”热烈讨论被打断的两人，有默契地一同抬起头来。

她笑咪咪的，“明天是什么日子？”这两个人该不会全都忘光了吧？

理所当然的答案同时在她耳边响起，“结婚三十周年纪念日啊！”

脸上的笑容霎时僵止住，乐芬不语地看着这两个异口同声回答她的父母，在下一刻，又动作划一地再次转过头投入大量的饭店资料中继续讨论。

居然都没有人记得她的订婚日……

她疲惫地以指梳着发。她记得她早就在两个月前通知他们了，怕他们会忘了这件事，她还特地在家中重要的角落挂上日历圈上日期，并在一旁注明她的订婚日。结果还是没有人记得有这回事，他们两个……难道真的想放她鸽子让她一个人出席订婚宴吗？

“拜托你们两个……”短暂的沮丧期过后，乐芬再次自沙发后面弯下身子，伸出两手勾住他们的颈子，“明天在上飞机前，别忘了抽空陪我到饭店一趟，明天是我和飞卿订婚的日子，喜宴就摆在十三楼，你们是女方家长，求求你们给面子千万别迟到了。”

交头接耳的夫妇再次停止了讨论，彼此相视了一会后，皆带着怀疑的眼神转首看向她。

“真的要嫁？”一家之主张晔忍不住还想确定一下。

乐芬意外地扬高了眉，“你们不赞成？”奇怪，他们向来不是都对她的婚事很乐见其成吗？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却犹豫了起来？

“不是不赞成……”赵莲湘皱着眉，苦苦思索着该怎么启口，“只是……”

“飞卿不是你们心目中女婿的好人选？”当初这位准丈母娘看女婿时，不是从头到尾都一直赞不绝口的吗？

赵莲湘在嘴边说得咕咕哝哝的，“也不是……”

得不到个具体的答案，她忍不住两手叉着腰，不解地看着这两个突然临阵倒戈的父母。

“有什么我不该嫁给他的理由吗？”这总说得出来了吧？

“这个……”他们俩又吞吞吐吐了起来，“也没有……”

“那就记得明天十一点到饭店。”她满意地颌首，径自下了决定后慎重地再次拍拍他们的肩，“亲戚这方面我已经联络好了，你们的行李我会事先请人托运到机场，到时你们只要过来露脸一下就可以直奔机场。”

他们还是想挣扎，“乐芬……”

“结婚三十周年快乐。”她一左一右地亲亲他们的脸颊，“晚安，我先睡了。”

“这样真的好吗？”在她端着水杯上楼后，赵莲湘质疑地瞥了瞥了身旁同样拦阻不力的老伴一眼。

“没办法……”赵晔莫可奈何地搔搔发，“这是她自己选的。”她都已经看好日子，连酒席也都订了，他们总不能拦着她不嫁吧？

没听见他们所说的乐芬，踱回房里将饮料喝完后，临睡前再次看了隔邻还是没亮灯的房间一眼，才伸手揭

开被单坐上床准备入睡，一道影子随即跳上她的床。

“下去。”她不满地推开努力想钻进被窝的家犬哈利，“你太占床位了！”每次给它一睡，天亮时她都发现哈利睡在正位，而她却被挤到床边摇摇欲坠地挂着。

“呦呜——”被人推到床角的哈利，马上收起四肢垂下尾巴扮可怜。

她得意地扬起俏眉朝它摇摇食指，“不要跟我来这套，自从你学会爬进那个大厨家打野食后，我已经不相信你了。”

争取不到床位的哈利，干脆狗尾一竖，在她准备关灯时猛然朝前一跳。

“哈利——”被它将近二十公斤体重压得差点没断气的乐芬，忍不住扯开了怒嗓。

就在这时，那个她曾经等待过的电话，却在此时作响了起来，夜深时分，清脆的响声听来格外刺耳，她倏然一怔，一双眼转瞬间都亮了起来，但就在她心急地起身去接起电话时，她的背上忽地一沉。

“别闹了，先让我接电话……”被哈利压得整个人都压趴在床上的她，挣扎地爬至床边，奋力伸长了手捞来话筒，并且顺道将压坐在她身上的哈利一脚踹至床下，生怕电话那头的人等不及挂断，她连忙将耳朵贴在话筒

上，“喂？”

“叫那只狗给我克制点。”熟悉的男音透过话筒钻进她的耳膜。

“它已经到床底下去克制了。”乐芬瞥看了在床下跌得四脚朝天的哈利一眼，再淡淡地问：“而你呢，你知不知道现在几点？”

话筒里传来一阵低沉悦耳的笑声，其中还夹杂了连串的道歉，她听了，紧皱的眉心不自觉地缓缓舒展开来。

“我等一下就到。”她轻声说完，挂了电话后立刻下床换了衣服，拿起放在桌上的车钥匙就准备去领人回家。

“又要去接人？”正准备关灯就寝的赵莲湘，看她穿戴整齐地下楼来，跟在她的后头与她一块走至门口看她穿鞋。

“嗯。”她在穿好鞋后朝后挥挥手，迫不及待地朝外头走去，“你们先睡，不必等我回来。”

送她出门的赵莲湘，在目送她驾车离去时，站在门口朝身后问：“这样真的好吗？”

“没办法……”踱至门边的张晔无奈地搔搔发，“这也是隔壁那个自己选的。”

姓名：张乐芬

职业 :会计

年龄 :二十七岁。距离订婚日 ,不到一天。



“剩你一个？”

乐芬探首进已经打烊的店里 ,在一室倒竖放在桌上的椅子群中 ,找到正在扫地的唐律。

“今天轮到我整理。”见来者是她 ,唐律搁下手中的扫帚 ,踱至吧台里 ,“咖啡？”

“嗯。”她熟练地绕过店里的桌椅 ,来到吧台边坐上她习惯等人的位置 ,看他为她现煮上一壶她喝惯了的拿铁。

“再等我一下 ,我快弄好了。”他先为她递上一杯冰水 ,再拉开台边的小门走到外头继续打扫的工作。

乐芬点了点头 ,举杯啜饮了冰水一口 ,带点柠檬香味的沁凉液体 ,滑进她的唇齿间 ,再一路落下了喉 ,驱散了夏夜带来的闷热感 ,令她浑身泛过一阵清凉。

室内的光线昏昏沉沉 ,流淌在空气中的咖啡香味飘飘荡荡 ,远处的唐律 ,宽硕的肩在昏暗的光影下看得不是很清楚 ,但即使他不靠近 ,这个自小到大都在一起的青梅竹马 ,他的身形、轮廓 ,却无一处是她不熟悉的 ,她

甚至知道 ,现在背对着她打扫的他 ,脸上一定带着他那习惯性的微笑。

他的微笑……

游移的视线自他高大的背影后挪回她身上 ,她低首注视着左手指间那枚在微光中闪烁的订婚戒。

她深吸口气 ,“我要订婚了。”

手边打扫的动作骤止 ,唐律诧异地扬首 ,一双黑眸闪烁不定。

“什么时候 ?”怎会这么突然 ?先前不但都没听她提起过 ,就连他爸妈、附近的邻居 ,根本就没人跟他说过有这回事。

“明天。”她没看他 ,兀自趴在吧台边数着一个个叠好的杯。

“跟霍飞卿 ?”他匆匆放下手中的扫帚回到吧台里 ,不置信地看着她平静的表情。

“嗯。”她点点头 ,伸手指向一旁 ,“咖啡好像好了。”

“你没发喜帖给我。”为她盛好咖啡 ,并加入打泡的鲜奶和榛果后 ,他边递给她边抱怨。

乐芬睨他一眼 ,“就住在隔壁还发什么喜帖 ?”

他沉着声 ,“至少可以让我做个心理准备。”

她漾开了笑 ,“怎么 ,怕红色炸弹呀 ?”订婚是可以